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登記證內政部警字第一六八九號
 中央宣傳委員會文字第十八號

上海週報

本 期 內 容

一加一等於一.....	寒君
日本在滬築大兵營.....	春申君
馮玉祥不忘國恥乎.....	楊甫
十九路軍之新教訓.....	桑間
內田廣田的去就與日本外交.....	王孫
法西斯蒂與中國.....	華也
什麼是法西斯蒂.....	馬路人
幽默之謂何.....	梅子
普羅文藝運動史.....	鼎鼎
書店街雜感.....	
太平公醮與弄堂紳士.....	
災害年年有.....	
我也來談談巡捕房.....	
苦戀.....	
火一般的肉和靈的混合.....	
飄萍.....	

上海報業總路
 五五三弄二號
 東方雜誌

本報零售每份大洋四分

定閱全年二十五期連郵國內二元外國五元
 社址上海法租界菜市路信陵郵九十五號

每逢星期四出版
 第二卷第十七期
 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現代化最進步的調

味料

味精

天廚味精
廠總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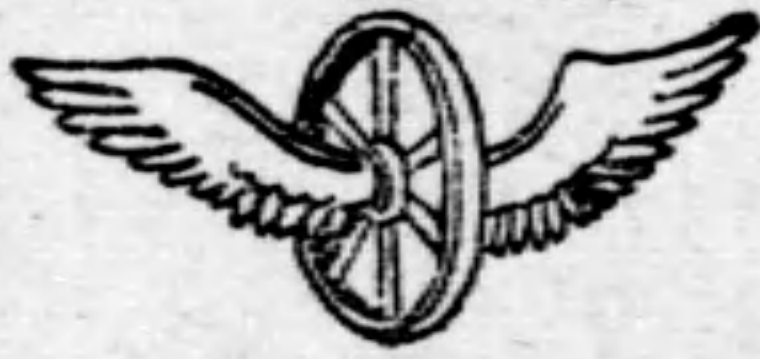
上海寧波路四二九號

上海大中華賽璐路製造廠

製造廠

國人資本
國人製造

標商坂進



標商頭象



兒囡囡 球兵兵

匣煙 具玩 器響

子鏡 具什 盒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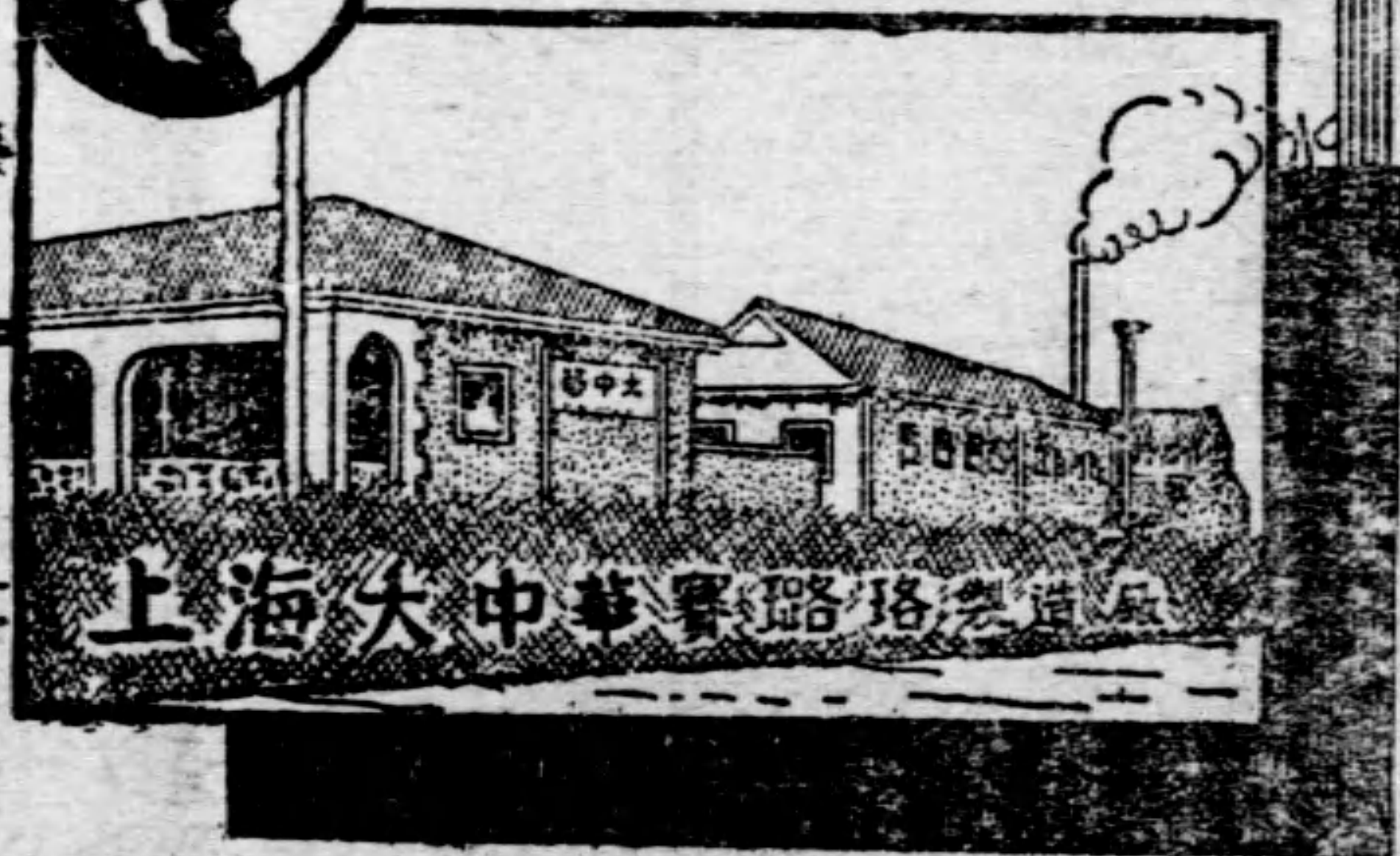
免內國准核部奉
稅全免外國 徵重

所務事

號三里慶吉路西江海上

話電

— 〇四〇 —



路班魯市南廠路路賽海上 廠二第 路度沙小廠路路賽華中大 廠一第

上海週報

第七十期

第二卷

一加一等於一

黍 甘

——觀察中國應該用此方法——

倘使不曉得「一加一等於一」的妙法，而去觀察中國的政治的局面，社會的現象及一切的一切必然會使你大失所望。譬如說：

自宋子文回國，中樞要人第三次會議於廬山後，即有擴大「全國經濟委員會」組織之決定。照理，現在正希望「以建設求統一」的時候，我們不但對於這一個建設的總樞紐，認為需要，而且認為中央政府果真準備「長期抵抗」，也有從早擴大之必要。這種觀念，「是一加一等於二。」當然可說是正當的；然而，我們環顧國內的現狀來推測將來的結果，必然是：該會雖經國內外專家擬就各種建設的具體方案，因礙於政治的不統一，沒由進行；僅能做些售賣與支配美借棉麥的工作而已。該會加擴大等於不擴大，猶一加一等於一。

「五中全會」本來已經過中央常務委員會決議，照章如期召集，不圖半路上闖出「苦心謀國」的陳濟棠李宗仁蔡廷鍇三將軍來，說道：「……深恐大會一開，糾紛立見，滅失革命力量，妨礙剿匪禦侮工作，不陷黨國於萬劫不復之地而不止……」請求停止召開，而連日報載：中央已有採納此項意見的趨勢。我們可以不管它開得成開不成，反正一加一等於一，黨國的糾紛，革命的力量，剿匪禦侮的工作，不開既如此，開了也是這般的。

調委地方行政長官，中央自有權衡。最近青島市公安局長調任天津局長及北平市公安局長鮑毓麟撤職另委余晉蘇繼任的兩件事，本來極其平常；詎料前者却勞韓主席出來說：「青魯接壤，關係重大，中央既以青市付沈，當使其有用人行政之權，若於其直屬進退，不得與聞，似失國家設官之意，尤啓旁觀誤會之端，復渠驟聞此事，疑信參半，繞屋旁皇，不安寢饋……」（見六日各報）後者却有許多市氏出來請願挽留。初看時，該兩局長既得「人和」。中央遽予調動，似乎有些措置失當；但你該明白一加一等於一的妙用，那麼個中玄虛，就不難費解了。

清查救國捐事件的沒有結果，我們早就料着。想不到對該事件一般人差不多快忘懷了的時候。據傳中央將派軍政部長陳儀財政部長鄒琳來滬從事清查，而奄奄無生息的清查委員會，也重新活躍起來。可謂出乎意外。但是你千萬不要希望這事件有個水落石出，會得真相畢露，要曉得一加一是等於一的。

總之，中國的政治設施，社會事業，都是一加一等於一的。請別忘記！

日本在滬築大兵營

自一八二八慘禍發生，迄今已近二年，日本駐滬軍隊，不但尚未全撤，近且在北四川路江灣路轉角，建成一座極大兵營，建築之堅固，設備之周密，規模之宏大，無與倫比。其旁更有虹口公園之廣場，佔地千百餘畝，可供大量飛機之停息。有軍人醫院，可供戰時之救護治療。一旦發生戰事，足以截斷滬滬聯絡，其形勢異常險要，前控租界，後壓閘北，左俯北站，右扼江灣，而我國在滬一帶軍事之優勢，完全失去，而不得不受制於日人矣！夫我國上下，自九一八以來，無日不高唱抗日救國。然而事實如何？在政府則淞滬之駐軍減少，吳淞之要塞修理草率，一班商人則競進仇貨，破壞抵貨運動，所謂抗日者何在？救國者何在？反觀日人，處心積慮，着着佔先，偉大之營壘築成，軍事上之基礎鞏固，我不但不能於軍事防禦上先籌佈置，即對於日人之非

法行爲，亦未聞提出抗議，人以有備，制我無備，我有謀人之心，而無謀人之術，乃欲不受制於人。其可得乎？（心白）

馮玉祥不忘國恥乎

十五日時事新報上載着：

「馮玉祥不忘國恥，撰述長文，發表感想」，的一段消息。看了很使我發生懷疑？馮玉祥此舉，究竟爲表示不忘國恥乎？抑爲不忘私讎乎？事實勝於一切雄辯。一個人是否真心愛國，只要看他過去的歷史，和現在的行事，便可明瞭。徒託空言，自爲標榜，縱能愚弄一時，斷難欺騙後世。夫自十六年國民黨完成北伐，滌蕩瑕穢，國內廓然一清。即帝國主義者，在華侵略之勢力，亦已呈動搖之象。國內朝氣勃發，正爲我國復興之良機。如我能舉國團結一致，擁護政府，共圖建設，則時至今日，必大有可觀。匪亂早已平，外患何由起。乃馮氏包藏野心，時思異動，向各方挑撥離間，陰謀勾

結，無所不用其極。不特彼本身一再背叛黨國，引起內亂，甚至如唐生智之叛變，李白之作亂，無不有馮氏之陰謀參與其間，斷喪國脈，引起外患，愛國者固如是乎？人謂馮氏好亂性成，爲禍國之罪魁，豈是偶然。最近馮氏在察乘機組織抗日同盟軍，希冀割據邊陲，以與中央抗，不料事與願違，失敗遁魯，其中心快快可知，今忽又發爲長文，標榜其愛國思想。馮氏至此，果已覺悟乎？竊意馮氏果能痛澈前非，誠心愛國，應效汪精衛氏盡釋前嫌，入京共負艱鉅。若伏處泰岱，託空言以弄玄虛，竊恐其自鳴爲不忘國恥者！適足示人以不忘私讎耳。（良史）

十九路軍之新教訓

十九路軍在淞滬抗日一役，威名大震，婦孺皆知。該軍以重大犧牲，得此名譽，殊不容易，宜值得舉國一致之欽仰也。惟該軍不知持盈保泰，未免盛極而驕。自調駐閩省以

後，盛氣凌人，睥睨一世，即與閩省人士，不甚和睦。其後封閉當地報館，槍斃反日會人員等措施，使閩人嘖有煩言。且道路傳言，謂該軍除翁照垣一部份收羅國家主義派外，並有所謂社會民主黨之非法組織。此種消息是否屬實，雖不可知，惟觀乎該軍自調閩以後，對於中央之態度之日趨隔膜，不無可疑。原該軍初意，以爲盛名之下，不難號召國人，有所作爲。詎閩人對之惡感日深，而國內有識者，亦漸抱懷疑態度。該軍至此，完全失其作用。詎福無雙至，禍不單行。贛東共匪見閩省有隙可乘，於是勾結土著，大舉窺閩，汀杭失陷，延平告警，匪徒鳴張，幾有朝不保暮之勢。該軍過去之威風，幾爲一掃而盡。近雖得中央軍之援助，漸見轉危爲安，然而該軍實力上與名譽上之損失已不貲矣。語曰，滿招損，又曰，驕必敗，該軍受此教訓，宜知所覺悟矣。（伊尹）

內田廣田的去就與日本外交

紫 紋

日本外相內田康哉，因與軍部的一貫政策衝突，于八月中旬離東京，向齋藤首相提出辭呈，首相雖尚挽留，然荒木等態度強硬，內田亦去志堅決，卒以前駐俄大使廣田弘毅，繼任外相。

查日本的閣潮，自去年五月十五日犬養首相遇害後，芳澤外長與內閣遭遇同樣運命；因芳澤受軍部的激烈排擠，外長人選一時甚感困難，故暫由齋藤以首相資格兼任，當時外部忙繁，首相兼顧為難，適內田任滿鐵總裁，和板垣土肥原石原橋本等「九一八」禍首，意味相投，遂為關東軍和荒木派的軍部所擁護，于七月七日出任外長。內田入關之初，即在國會倡言，「舉國變為焦土，亦必貫徹初衷，」因此有焦土外交家的雅號。後以外務省毫無自主，一切訓令，多由白鳥情報部長和谷亞洲司長，與軍部商定而後發，外長的職權，顯似傀儡，竟引起駐外各使的總攻，有田外次憤其無權而先辭職，各大公使亦以總辭職相要挾，迫內田調開白鳥和谷，內田處此環境，不得不從。從此內田與軍部衝突愈烈，乃愈欲接近財閥，并擬改變對華政策，荒木等至此，乃不容內田留

任。

原來日本外交政策的建築在槍刀上面。已不自今日始。自田中內閣力倡「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以來，日本的外務省，即根據此種「對外侵略」和「擴大領土」的原則，實施其一貫的外交政策。幣原外交雖以財閥雄厚的資力為後盾，對華施行其軟性的經濟侵略，與田中的強硬外交稱雄于一時；可是時過境遷，等到日本軍閥羽毛豐滿的時候，幣原的外交政策，亦只有歸諸墳墓。「九一八」侵佔東北後，日本軍閥，氣燄萬丈，目空一切，那有犬養芳澤內田等的像影，所謂外交政策，只不過是軍閥派的掌上物而已。

至于廣田，又何能逃出槍桿威力之外！廣田雖歷任外務省情報次長，歐美司長，駐荷公使和駐俄大使，為多年高唱「有理外交」者，似應成為純粹的外交家。但據電通社傳出消息（十四日東京電），則其所謂「有理外交」，只不過承仰軍部武力侵略的鼻息，而努力于下面二點而已：

（一）着重于「滿洲國」的發達，繼續維持多方的親善外交，因須鞏固「滿洲國」的

基楚工事，暫忍犧牲，努力使列國不得不承認其為獨立國家，此為日本外交的基調。

（二）早日離開退出國聯後的孤立外交，以恢復與各國的親善關係為急務，即關於「滿洲國」的問題，不容他國的干涉，同時對於世界列國，帝國雖在退出國聯後，與加盟時同，繼續維持正常的外交關係。

有了上列忠實的担保，無怪日本陸海軍省同聲稱賀，認為非常時最適宜的人物。惟日本自侵佔東北，製造傀儡，并自加承認以來，其在國際上的孤立，已成衆矢之的。國聯大會以四十二對一的原則，予偽滿以否認。印度的提高關稅，南非的限制日貨，又予日本以經濟上的打擊；美國的增軍艦，蘇俄的堅固東邊，更予日本以莫大的威迫；所謂恢復正常邦交，并使各國承認「滿洲國」，充其量只不過一種「單想思」而已。

况日本國內，政友會與民政黨的暗爭，三菱與三井的對立，自政治以至經濟，現仍相持不下，政治上的罅隙愈多，經濟的破綻愈甚。日閥挾持內閣，指揮外交，謀衝破目前的國難，竭力于一時的彌縫，其可得乎？荒木，齋藤，廣田，只恐心勞日拙而已！

法西蒂與中國 (三) 寒君

什麼是法西蒂

我們透視中國政治思潮之社會背景是如此，那麼這種掛羊頭賣狗肉的國策國論，非但要不得，抑且足以亡國滅種而有餘！我們冷靜地把國際潮流，國情需要，加以一番考察，誰都感覺到三民主義的確是日月經天顛撲不破的革命理論，中國國民黨始終不失為負有歷史使命的唯一的革命黨。然而為什麼在國民黨領導之下的革命運動，一失敗於辛亥革命，再失敗於民國十五年的再度革命？為什麼辛亥革命的結果，政權仍落於軍閥官僚政客之手，民國十五年的再度革命仍逃不出歷史上的覆轍？假定這原因——病根！我們不能研究清楚，不能盡根剷除。那麼國民黨縱然專政一千年，我們深信三民主義也永遠不會實現或成功的！無疑地，國民黨的失敗在缺乏法西蒂的革命精神！

法西蒂這名詞，不僅掀動了全世界，抑且全世界政治的動向都趨向於法西蒂化。意大利德意志固已由法西蒂的成功而復興，而其他資本主義的黃金國——美日——社會主義的蘇聯等，有的公然以法西蒂為號召，有的埋頭苦幹，以法西蒂的精神為精神！法西蒂在美日俄等赤白帝國主義國家運用，固然已歪曲了法西蒂的本質，然而風靡於世界的獨裁政治的方式，始終是法西蒂骨幹之一部份。

自從法西蒂出現於世以後，引起了各方面的疑慮和詛咒，有者詆為時代的反動，有者詆為政治的右傾，然而不管疑慮者或詛咒者怎樣惡毒的譏諷或嘲笑，法西蒂到底掀動了全世界，并且給飄搖動盪的世界政治一個指南針。莫索里尼說：「法西蒂不是出口貨啊！」然而不出口的法西蒂復興了意大利，復興了德意志，滲進了各國政治組織的內層，而潛滋暗長，發揚光大。法西蒂并不神祕，并且是最坦白的；法西蒂也不險毒，

而且是最強毅的。法西蒂究竟是什麼？簡直而具體地說：牠是「強力的獨裁」！「堅毅的組織」！「鐵血的紀律」！「埋頭的苦幹」！法西蒂沒有固定的呆板的內容，牠是依世界的潮流，國情的需要，是以「社會的內容為內容」的啊！

唯其是「獨裁」的。所以不是一國三公的，唯其是組織的，所以不是一盤散沙的；唯其是「紀律」的，所以絕不允許「腐化惡化的，唯其是苦幹的。所以決不容偷安苟且的；唯其是以社會的內容為內容的，所以既不是德謨克拉西資產階級的獨裁，更不是布爾塞維克的無產階級獨裁，牠是常常以整個國家民族的利益為唯一的最高的目標。

墨索里尼對於法西蒂的界說有下列的話：

「法西蒂，并不是一種主義。而是一種生活的態度。就法西蒂的立場來說：生活是一種奮鬥，每一個人首先克制自己，鍛練自己，為一個有價值的工具，足以服務自己，服務人羣。法西蒂的生命觀，是嚴肅刻苦的宗教，最反對安樂與妥協；法西蒂反對抽象的個人主義，唯物主義，與理想主義。在政治方面看，法西蒂是一種現實主義，牠是要根據事實來解決一切當前的問題的。因為法西蒂主義，都存在於現實中，離開事實，無論人世或靈魂的一切，都不能存在。不過我們構成此現實，是以個人的資格，並不是以大多數的資格。所以法西蒂反對德謨克拉西主義，因為德謨克拉西主義是以大多數較低下的階級標準，而使我們統一於其下的。法西蒂不然，牠是訓練個人及國家，使臻於較高的階級。所以牠注意紀律，威力，和精神的發展，還比政治為甚。」

我們細釋莫氏的定義，可知法西蒂決非沒有理論，盲目崇拜威權的一種主義，牠自有牠的宇宙觀，社會觀，和刻苦嚴肅的人生觀。在政治方面，牠尤其異於一般遠離事實的烏托邦主義，

定全「根據事實來解決當前的一切問題的」。所以決不是寫好了洋洋數十萬言的理論，像馬克斯主義般的依法泡製，而是按照國情，事實，確立牠的國策。這國家需要民族革命，牠就是民族革命的前衛；那個國家需要社會革命，牠便是社會革命的先鋒；同時

幽默之謂何

春申君

什麼是幽默？本來在革命的環境之中，是沒有這一個東西的。因為事實上，所謂幽默，不過是消閒階級口唇上的一枝雪茄，由人們呼吸所發生的效果，任何人可以看到的，是一縷青烟，與一粒死灰。

人們立言，雖不能個個流傳千古，然其效力之發生，亦當能夠銘刻人心，矯風易俗，庶乎不致如青煙與死灰之同歸於盡。可是事實上，現在的一般腐儒，他們為革命的巨浪衝燬以後，在摸屁股，香面孔的無聊狀態之下，作其所謂墮落的文字，使民族的革命性，趨向於崩潰的一端。

我們說話，在乎直言，而不在乎好刁，所謂「不主張公道，只談老實的私見」，這簡直是狗屁。我們知道，在革命的狀態之下，惟以主張公道為

不易之最高原則，為公而奮鬥，為公而說話，這是在革命的路線上，是一條向前進的直徑，反之，置公道而不顧，斤斤於私見，那末無論其老實得沒有肚臍，至少也是一個不革命的小騾子。

「不評論我們看不起的，但我們所愛護的，要儘量批評」。但我們生存於當世的社會，根本不知道有什麼看得起，與看不起的，更不知有什麼愛護與不愛護的。是否是英美的帽子紳士是值得看得起的？是否是菲印的紅黑奴隸是我們看不起的？是否是長袍革履的摩登女子是值得愛護的？是否是粗衣破衫的江北姑娘，是不值得我們愛護的？原來是如此，所以講女子婚嫁與職業，是要到中西女塾去的；發表英文傑作是要送到字林西報

牠又具有完備的哲學基礎，「知行合一」是牠基本的信念。「知而後行」和「不知亦能行」是獨裁理想的兩個方面的根據。但牠始終注意於「精神的發展」，「以臻於較高階級」為指標。故法西斯蒂不僅不是時代的反動，抑且是推動時代的輪軸，要素，原動力。去的；說到煙癮是要指着拿破崙愛迪生的；孔老夫子去楚途中也知道「布爾喬亞」了，這真是幽默家所給予我們的認識了

「春夏之交，有雄狗與雌狗相連，三歲孩童指謂其母曰：牠們在做什麼？其母沉思良久曰：牠們在打架。」姊弟三人集於一堂，二弟詢之曰：我們何所出？阿姊謂之曰：我為姆媽生，大弟爹爹生，小弟間壁阿五生，其母急止之曰：阿五不能生。」上邊這兩個笑話，是世俗中的通常小事，在幽默家看來，當然認為最幽默不過的，但是，我們按諸事實，這笑話的構成，不是一個智愚的比較，只是因為這許多小孩子，在生理上還沒有發育完備，不知人體上工具的妙用，不知舊社會倫理的限制，所以很純潔的流露了他們的天真，這幽默家要是能夠反省到

因此，當世之所謂幽默家，在我們顯微鏡的嚴密觀察之下，已可見其真象之如何了。他們雖然標榜着「不反革命」實際上，他們所說的說話，已是登上了革命的死刑台，在每一句說話中，只是招尋着柔性的，趣味的幽默之所在，而對於理性的判斷，正義之宣揚，則從未加以顧及，所以嚴格的說一句，幽默家之所謂幽默家，直戲劇中之所謂小丑，鄉俚中之所謂「說死話」之流耳。從而他們之所謂幽默者，等於舞場中摟抱一回女人，撫摸酥胸，鑒賞肉腿之餘，饒涎直流而已。嗚呼！幽默之謂何？一枝雪茄而已！

自己的童年時代，能夠認明白現代的社會環境，就可以不覺其幽默了，反證，幽默家之所以引云為幽默，正可以見其抹煞一切知識的進境，否認客觀環境的存在！

普羅文藝運動史(上)

楊甫

關於普羅文藝運動的錯誤幼稚，在這裏我不想多說，因為我在這裏所要說的，是普羅文藝運動的歷史，不是批評普羅文藝的價值。

嚴格的說來，普羅文藝運動是一九二八年開始的，但是在一九二八年以前，左翼文藝運動已經有了相當成績，所以這裏不能不從一九二八年以前說起。

遠在五四運動以前，陳獨秀們辦新青年，已經揭出文學革命的旗幟——陳獨秀辦新青年，是始於一九一六年，而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是一九一七年元旦日發表於第二卷第五號的新青年上的。及到五四運動興起，文學革命的初步工作已經完成，不久就有中國××黨的成立，於是新文化運動就向左傾，而最初的文學團體『文學研究會』亦於一九二〇年底宣告成立了。文學研究會的發起人是周作人，瞿世英，葉紹鈞，朱希祖，王統照，郭紹虞，耿濟之，沈雁冰，孫伏園，鄭振鐸，蔣白星，許地山等十二人。成立後加入的，有魯迅，瞿秋白多人。這十二個發起人中，除了沈雁冰以外，都是浪漫的自由主義者。但沈雁冰在這個時候完全拜倒在

陳獨秀的說教之下，成了一個熱心的社會主義者了，而他在這十二個人中，又是比較活動的份子，所以文學研究會在初成立的時候，已帶了濃厚的左傾的氣味，文學研究會的成立宣言，已有『將文藝當作高興時遊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時候，現在已經過去了。我們相信文學是一種工作，而且又是於人生很切要的一種工作；治文學的人，也當以這事為他終身的事業，正同勞農一樣。』

瞿秋白加入以後，更給了文學研究會一種新的活力，雖然秋白那時候還沒有加入××黨，但他的思想素來是左傾的，又是一個活動份子，所以文學研究會的態度，更加左傾了。然而在這個時候，無論是沈雁冰或瞿秋白，他們都還沒有懂得什麼普羅文學，所以他們寫出來的東西，依然是所謂資產階級性的。

後來，創造社也成立了，但創造社是一個浪漫的小資產階級的文藝集團，根本沒有普羅意識，所以就思想上講，比文學研究會是不會急進的，尤其是郭沫若的詩，那完全是有關階級玩的東西。不過郁達夫的小說『沉淪』『蕩蘿集』，很博到一般青

年的同情，因為他大胆地描寫了性的苦悶和窮困的苦悶。不過在郁達夫的著作中，充滿了頹廢的意識，自然也不上革命了。

我聽到過一位日本說：『中國第一個倡文學革命的是胡適之，第一個倡革命文學的，是蔣光赤，』這句話，確有幾分真理。蔣光赤不愧是中國第一個倡革命文學的人，他的第一部著作『新夢』(詩集)，是一九二五年三月間在上海書店(××黨黨立書店)出版的，但在一九二四年，就以蔣俠僧的革名，在新青年季刊第三期上，發表『無產階級革命與文化』一文，極力提倡無產階級文化。雖然『新夢』的技巧還很幼稚，但他的意識，較之郭沫若的詩，又大有不同。此後，蔣光赤陸續發表他的『哀中國』，『少年飄泊者』，『鴨綠江上』等，鼓吹革命文學。平心而論，光赤的作品，在技巧上是一無可取的，尤其是他的自誇，還引起讀者的厭惡，但無論如何，他總是第一個提倡革命文學的人，這點是不能抹煞的。

一九二六年，郭沫若到了廣東——這革命空氣極濃厚的領帶，也漸漸地趨向於這一方面去了，創造社的機關雜誌，如洪水之類，也漸漸談革命了，但嚴格地說來，整個的創造社，還是在『飛絮』『落葉』的浪漫的氣氛中，不過創造社的小夥計，

如周全平潘漢年之流，已漸漸由左傾而參加實際工作了。

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整個的××黨是不注意於文化工作的，他們的宣傳，也不過是一種簡單的政治的傳教而已。一九二七年失敗以後，這些英雄們由『革命之官』而墮落到『亭子間文豪』，一方面是爲了無聊，一方面也是爲了生活，寫文章來賣，於是乎，『普羅列塔里亞文學運動』的大旗捐出來了。

創造社的出版部，雖然很早就在上海開張了，但最初是無所謂，倒是在蔣光赤領導之下的錢杏邨楊邨人孟超等在北四川路開設的春野書店，先豎起革命文學的幌

本報第四十期目錄

歡迎宋子文返國	心白				
兩個門羅主義	紫紋				
李季行狀	孟嘗				
短論	論夏禹治水	談挖肉補瘡	文言與白話	中國人的吃	清查的結果
刀	黑雲籠罩中的上海巡捕房	春申君			
	區克宜與許繼慎之妻	珊瑚			
	中華日報的十日文學	天嘯			
苦戀	淚珠浸透了紙背	梅子			
	記東北義軍中一老人	尹伊			
飄萍		鼎鼎			

本報第五十期目錄

怎樣纔能實行統制經濟	黍甘
中歐各國劍拔弩張	紫紋
法西斯蒂與中國	
黑漆一團的中國學術界	寒君
抗日同盟軍的狐狸尾巴	心白
大學野史	
陳啓修的黨生活	郁達天
苦戀	梅子
到C城去的路上	
短刀	香椽
談接財神	
老面皮論	
不准招貼	
爭盆裏食	
飄萍	鼎鼎

本報第六十期目錄

二年來的總清算	黍甘
從九一八說到列強對日的國際關係	紫紋
西南之反對五全大會與棉麥借款	心白
黨政史	
蔡廷鍇率部宵遁記	范其本
清查影響賑災矣	小蘇
陳濟棠用意何在	真史
歡迎孫桐崗之後	天馬
湖北之警捐大觀	立鶴
寄語兒童幸福會	冷園
法西新蒂與中國	
透視下的中國政治思潮	寒君
上海的秋天	文景
苦戀	梅子
到C城去的路上	
飄萍	鼎鼎

子，出版有『太陽月刊』及『太陽叢書』，鼓吹革命文學，那是一九二七年秋天的時候。一九二八年的春天，這些英雄們幾乎全都到了上海，於是『創造月刊』，『文化評論』都成了普羅文藝運動的利器了，自一九二八年春至一九二九年春，是普羅文藝運動開始的時期，也是普羅文藝運動全盛的時期，在這一時期，屬於這一派的機關雜誌，有如下表：

刊名	主編者	發行者
創造月刊	馮乃超	創造社出版部
文化批判	朱初梨	同右
文藝新聞	馮乃超	同右
日出	華漢	同右

此外尚有許多『半機關誌』，即表同情的刊物。屬於這一方面的人物，是郭沫若（麥克昂，易砍人），成仿吾，彭康，蔣光赤，王獨清，李福梨，馮乃超，華漢，朱鏡我，龔瓜廬，錢杏邨，潘梓年，潘漢年，鄭伯奇，沈起予沈端先等。（下期續完）

新思潮	朱鏡我	同右
思想	潘東周	同右
太陽月刊	錢杏邨	春野書店
我們月刊	洪靈菲	曉山書店
泰東月刊	范香谷	泰東書店
落葉月刊	羅懋其	落葉書店
時代月刊		時代書店
拓荒者	蔣光赤	現代書局

書店街雜感

桑 間

——春宮——野鷄——壯陽丸——女招待禮——拜日派小說——

所謂書店街，是指四馬路，這似乎是日本人取的名詞，本來有點不大適當，因為在這條路上，書店顯然佔在最重要的地位，與其稱他為書店街，不如稱他為春宮街更為適宜，賣春宮的地方不是比書店更多嗎？但不管牠，春宮街這名稱究竟有點不雅，還是稱牠為書店街吧。

如果我們承認上海是一個淫蕩的都會，就得首先承認四馬路是上海最淫蕩的馬路。春宮，野鷄，青蓮閣，壯陽丸，這不是明明白白地擺在四馬路嗎？這風氣近來漸漸地普及到書店裏來了。現代書局得風氣之先，首先用了女招待式的女店員；開明書店繼起仿行，也用了女店員；現在北新和世界也在進行用女店員了，於是油頭粉面的執褲子弟，蠅集於書店矣，而文化事業乃大為發展

據說，社會科學的書籍是不能銷了，所以社會科學作家大都改了行業：有的跑到江西

欲知上海的真相黨派的
秘聞及偉人的軼事請看

當代史贖

不日出版先此預告

去了，有的到福建去辦社會民主黨去了，還有的到東北去幫天皇陛下服役去了。不僅如此，而且據說文藝書籍銷路也不行，『矛盾的書也不大好銷了』。開明一個夥計這樣告訴我。雖然如此，但書賈還是要飯吃，於是乎，用女招待之不

足，還要出於『禮拜日派』的『時代姑娘』一類的無聊小說。所謂禮拜日派，有兩個意義，一是比禮拜六派更下流一點，一是完全是給禮拜日向着無事的明友玩玩的。有了女招待，有了禮拜日派的小說，才算相當的挽回了書店街的不景氣。

由於一般書籍的銷路不佳，於是許多書賈着眼於教授書的印行。於是乎，勾心鬥角的鬥爭起來了。這書店請了交際主任，那書店用了主任交際；這書店用了宣傳主任，那書店特設了宣傳。以交際與宣

傳，來推廣教課書的銷路，於是種種怪劇出現了，例如連日申報中華書局廣告所指的南京發現假教育機關名義推重世界書局教課書的傳單（據說這些機關審定，凡是世界書局的教課書，都是最好的，這假傳單從何而來，不言可知是『教課書最好的』發出來了）。這還不算奇，還有某書店老闆用了交際主任，在妓院裏宴請「教育界」的怪劇。

挽救書店經濟危機另一法實當然是辦讀書會。於是××讀書會之類，書店街上觸目皆是。但是這些也都是枉然；如果書店裏不兼賣壯陽丸，不兼賣避孕香膏，不兼賣春宮，書店總是弄不好，女招待愈多，不過使賣壯陽丸賣春宮的愈發達而已。所以女招待雖然不能挽回書店的運命，而於書店街的繁榮，依然是有意義的，因為我們不要忘記賣壯陽丸與賣春宮是書店街的主要構成部分。

太平公醮與弄堂紳士

王孫

上海社會素描之一

金風乍起，玉露初降，浩浩的蒼空，一天一天的高起來，太陽的炎威，却成爲反比例，一天一天的低下去，溽暑已過，身心一快，正是都市的人士們祈禱太平的時候。

繁華的上海，是靠各箇複雜的弄堂構成的，而每一個弄堂當中，必然要有弄堂紳士點綴着，計劃那種種應興應革的事宜，於是，上海的弄堂，才成其爲上海的弄堂，上海的社會，才成其爲上海的社會。

所謂弄堂紳士也者，我們可以從他服裝上瞧出其偉大的典型，有的玄色的短衫褲，一頂帽子半歪半斜地覆在腦頂上，神氣活現，有的却長衫馬褂，道貌岸然。

紳士自然是熱心公益，所以弄堂以內的太平，猶爲紳士所關懷，而太平公醮，便是祈禱太平唯一的辦法，何況這並

不是迷信的舉動，是我們貴國數千年相沿下來的舊習慣，某院長爲着一國的太平，特地舉行和平祈禱大會，更足以證明這不是反動的事情，這樁事情一做，可以使地下的孤魂得到一點安慰，弄堂中便無形能夠太平了，這是弄堂紳士所以義不容辭的要爲公奔走了。

既然有了這一番大道理，又是一年一度的年常老例，如果有不寫意的朋友，不肯把袁頭拿出來，那末弄堂中一年的太平，就得問他担保，誰有這麼大的肩仔？一經弄堂紳士御駕親征，大家祇要一看見這本打醮的捐簿，馬上爽快快快的拿出錢來了，太平公醮，亦就輕而易舉的成功了。

到了打醮的一天，雖然是年年有的，也是各個里中每年一度的老花樣，可是並不因此減少了熱鬧。

長長的麻繩，齊着人家半門，把全個弄堂都絡起來，再在麻繩上面，掛上紙帽，紙衣，紙褲，長錠：一類東西，算是獻給孤魂的禮物，在總弄堂口，站立一個猙獰的紙紮大人，及掛上許多燈籠，弄堂適中的地點，用木板搭成了一座高台，打醮的重心，便在這台上。弄堂中的男女老幼，都是露着高興的樣子，擠到台前去瞧熱鬧，台上的道士，更顯出精神地敲鑼，打鼓，吹法螺，宣佛號……忙個不了。

這時，我們的弄堂紳士，功成名就，邀了一班朋友，坐在家中大吃其打醮酒，本來打醮是公衆的事情，應當大家出一點氣力，弄堂紳士不辭勞怨的幹着，總算是爲公衆服務，酬謝他一杯薄薄的水酒，有誰敢去誹議他？若再要懷疑他措油，真是罪過！

過了幾天，總弄堂口貼出一張收付兩訖的清賬來，太平公醮就此結束。

災害年年有

今年災更多(華也)

江蘇	水災，蝗災。
浙江	水災。
山東	水災。
河北	水災。
河南	水，旱，雹，霜，風。蝗等災。
山西	水災。
陝西	旱，霜，風，雹，冰，疫等災。
湖南	水災，旱災。
湖北	水災，旱災。
安徽	風，水，雹災。
甘肅	旱，疫，地震等災。
江西	水災，匪災。
貴州	旱，雹，水災。
福建	旱，水，風，匪災。
四川	水，兵災。
青海	旱災。
綏遠	兵災，水災。
廣東	兵災。
廣西	兵災。
察哈爾	兵災。
西藏	兵災。
雲南	兵災。
新疆	兵災。
蒙古	兵災。
遼甯	兵災。
吉林	兵災。
黑龍江	兵災。
熱河	兵災。

我也來談談巡捕房(來稿)

馬路人

在二卷十四期的本報上，讀到了春申

君的『黑雲籠罩中的上海巡捕房』一文，不禁深致感慨？小子生不逢辰，為次殖民地之奴隸，而又寄身於洋大人直接管轄之租界中，所受到的壓迫，真是罄竹難書！首先，讓我們來說說對於巡捕房的義務：巡捕捐是按照房租計算的，在法租界是百分之十三，在公共租界是百分之十五，例如每月的房租是五十兩，每月就得繳七兩五分錢巡捕捐，一季(三月)是二十二兩五錢，當然囉，這是分文不能短少的，而且收捐人是沒有一定時候來的，你天天準備了錢候他來收，他偏不來，一旦你沒有錢在手頭而收捐突然降臨，那可不得了，至少要被他罵幾聲，甚至還會敲敲你的桌子，罵罵你的祖宗，不來打你的耳光，這已經是不起的寬洪大量了。

出了這麼多的捐稅(市區僅抽百分之五，而租界要抽到百分之十五，增加了三倍，這就是帝國主義的文明!)照理是應該受到巡捕老爺的一點保護，然而事實却大謬不然。綁票，搶劫，暗殺，拐騙，這些案子都是出在租界上是不待說了。而且即使沒有土匪強盜拐子小偷來麻煩我們，而巡捕老爺與包打聽所給我們的麻煩，已經夠了。巡捕老爺聽到了東面強盜搶，反

而跑到西面來抄靶子。抄靶子，那是巡捕老爺與包探老爺侮辱市民的一種最普遍方法，抄靶子不僅是在路上，而且是在旅館中在公寓中，有時是半夜，有時是清早，像強盜一樣的一羣彪形大漢，闖到你房間裏翻箱倒篋，擾亂一番，有吃的東西，隨便拿去吃了，甚至有時還要故意侮辱市民。再舉一個例子來說，一九三〇年的秋天，我因事被巡捕房(那是在法租界)逮捕了去。那時我是住在一家公寓裏，當我被捕以後，不久釋出，而我放在寓中的一口小皮箱內的金飾(約重十餘兩值千數百金)及田單契約等類，均不翼而飛，房主人告以已被捕房取去，後來訟涉法院，兩年而毫無結果，類此之事，在上海是常有的。又譬如家裏失了竊，如果數目是在五百元以下的，還是不報告巡捕房的好，因為如果報告了巡捕房，那就夠麻煩？早上巡捕來，晚上包探來，半夜裏還有探長來。來，來，來，一趨，二趨，三趨的跑，當然不能要他白跑，因此你在失竊，還得賠償巡捕老爺的損失。幸而竊賊被捕，贓物追回，但至多，你只能得一半，如果是追不回贓物(百分之九十九是追不回的)，那損失當然是更不待說了。但失竊而不報告，那怎行？查出了是要罰的。

在租界內，大賭場，大燕子窟，大土行，以及各種各樣賣淫的地方，各種各樣犯罪的地方，那是到處都是，巡捕房是不管的——不！不是不管，而是不禁，不禁，而且要加以保護，從虹口到大馬路，從四馬路到靜安寺，從八仙橋到徐家匯，不是充滿了犯罪的機關：×生公司，光×公司，祥記公司，吳第，蔣第，一〇八號，××俱樂部，×社票房嗎？在大旅館中，不是充滿了公開賣淫，公開賭博，相面，性交影片這些東西嗎？巡捕房是從來不管的，倒是一些馬路上的小販，一些不大懂得服侍巡捕老爺的黃包車夫，時常會如臨大敵那樣用了鋼甲車成羣地捉進去。這就是巡捕房的功勳！

巡捕房是洋大人的機關，做西崽出身的那些『紳士』們，自然應該擁護他，獨可怪領導輿論的新聞界，也竟連哼也不敢哼一下。理髮徒被巡捕跌死了，黃浦灘邊乘涼的工人被巡捕推下水去溺死了，我們從不曾聽見過一聲公正的批評。這些帝國主義者是應該這樣做的，這些西崽出身的高等華人是應該擁護帝國主義的，那些只會做獵狗而不知國家與民族的巡捕與包探，也是不足責的，難道你們這些新聞記者都已經歸順了外國嗎？甘做外人的孝子順孫嗎？嗚呼！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其然乎？豈其然乎？

苦

十九·火一般的肉和靈的混合

梅子

九月十五日

政治部的生活。過了差不

多一個月了，精神上的愉快，

使我感到永遠也不會疲倦似的。

戀

不過有一件事情我既覺得有趣，又有

些恐懼，部裏的男同志追逐得太利害

了。他們似乎很天真地和我一塊做事。一

塊遊戲，一塊說笑，但是他們也鬧得太利

害了，簡直是放浪形骸的鬧。

昨天早晨剛起身的時候，忽然間壁馮

英房間裏人聲鼎沸，我過去一看，部裏的

男女同志都擁在那裏，拍手大笑，馮英躺

在牀上說：「你們要看儘管看就是，高聲

吵鬧什麼？」組織股裏的一位羅大偉穿了

條短褲，坐在牀上也大聲說：「你們太幼

稚，男女睡覺是最普通的，封建社會裏才

引為怪事，你們不是太幼稚嗎？」

「是啊！這是革命的性交！」股長俏皮

地說，於是大家都哄然大笑。

八點鐘到了，大家都上辦公室，羅馮

的事仍喧傳在每人口裏，停一回，他們兩

位也進來了，大家不禁又大笑起來，馮英

一點不害羞，大方地坐下來。還說：「你

們早啊！」我不自覺地笑出聲來。

股長告訴我，部裏同事和馮英發生關係的有五個人。

吳主任來了，似乎也曉得這麼一回

事，來了不久便把馮英和羅大偉叫了進去。

結果羅大偉，當天就給吳主任委派到

了縣去做黨的工作，離開政治部。馮英也

給吳主任訓斥了一番。

九月二十日

昨天早晨九點鐘，玉山來了，起初我

以為他來看我，誰知他特地為了我調到這

裏來當秘書的。

當玉山和我談話的時候，不知怎麼

的，我的心兀是怦怦地跳，說不出是喜歡

呢，還是悲痛！

下午五點鐘，我陪玉山去看電影，又

吃了一次夜飯，玉山的酒似乎喝得太多

了，他談起往事，不住地流淚嘆息，他

說：「起初我愛你，癡心地笑你，但知

道是另一階級的人，超階級的戀愛是危險

的，所以一方面愛你，同時又不敢說出我

愛你，後來知道你結婚了，心裏的難過有

誰知道呢？恰好革命軍出師北上，因此就

投筆從戎，以消心頭的痛創。後來受傷回

到廣州養病，我知道你近况也同樣不幸，

而且你熱戀我的程度也不亞於我，但是我那天有兩種原因使我不能表白態度，第一我和軍部的張白華同志已發生關係，第二你一時的衝動我沒有把握，我明知道那天醫院裏我的態度足以使你傷感，然而我也沒法的了。現在你毅然脫離家庭，走上了革命隊伍，但我和你也祇好做一個精神上的朋友了。……」

他說到這裏，淚珠不住地流。

「哈哈！哭什麼？我們喝酒吧！」

我當時自己也料不到會那麼興奮，舉

起白蘭地的玻璃杯連喝三杯。

酒都喝得大醉，我主張不回部，玉山

沒法，和我開了一個房間在旅館裏。

「玉山，我是屬於你的，你終是我懷

抱裏的人，不管張白華，李紅華，戀愛終

是突破一切壁壘的，戀愛終是不顧一切的

，談什麼精神和肉體，要愛就在一塊，不

愛丟開手算了，精神的愛，讓神仙般的詩

人去追求吧！我們是要熱烈的火一般的肉

和靈的混合！」我緊緊抱着玉山，玉山緊

緊抱着我，我們浸沉在愛的浪潮裏了。

本報第一卷合訂本第二批
已出書全書共五十萬言四
百餘頁洋裝燙金封面每册
實售洋一元二角不折不扣



二十

第二天夜裏。

梅雲和同寓的老六到東方旅館去出局，在旅館裏由老六的相好史作舟介紹，就認識了忻少卿。

真的，這是天緣吧！雖然梅雲受了張榮的欺騙，和領會了許多男子的虛偽假相，但她見了少卿，死灰的心立刻又重燃起熊熊的火燄來，愛神的箭苗又射中了她底心坎。

這時候正是秋高氣爽的時分。大地散佈着荒涼的幽香，在那兆豐公園的一枝海棠樹下她常常這樣向少卿哀哀的告訴着，她愛少卿，她想少卿給她靈與肉的安慰。

時間像萬馬奔騰般的馳去，她和少卿的認識已經有一個年頭了，然而在她精神上所感覺的，彷彿是墮在一個粉紅色的夢裏，不知是悲哀還是快樂。

一天早晨，少卿在她房裏，她受着內心的驅使，和全命的逼迫，像瘋了狂了般的拖着少卿。

「少卿，你愛我嗎？」她狂熱地問着。

「梅雲，請你原諒我吧，我並不是不愛你，實在你告訴我的一切的一切，我都能夠瞭解，和同情的，我相信你是良善的，忠誠的，但是環境總不能夠允許我啊！」

「真的嗎？」她反問着又放出嬌嬌的哭聲來了！

「真的，你別哭，我是不能愛你的，我是不能放棄了我已有的愛妻而把愛情移轉於你的。我更不能把愛情來同

時寄託兩個人的……」

「……你的話使我好模糊啊！」

「你還不能懂得嗎？我再告訴你，愛是要專一的，而且要專一得始終如一的，我雖認識了你，但在我認識你之前我已經有了愛妻了，我不能拋棄了自己已有的妻室而來愛上一個旁的女子呢！」

「你原來不願愛我呵……」她說着露出滿面悽慘的笑容。

「你不能明白我的意思，我也是沒有辦法的啊！」少卿臉上露出難堪的笑容。

「你不能愛我是可以的，現在我的一切都知道了一一切都懂得了！一切都明白了！……少卿，我什麼都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你是已經有了你的愛妻了！真的，你是快樂的，你是幸福的，像我這樣下賤的女人，怎配領受你的快樂，我是連什麼都沒有福氣享受的……」

「……」少卿靜默了許久，從鼻孔中翳了一口氣。

「算了吧，少卿！你這樣堅決我是沒有什麼話來再向你說了，不過我是沒有什麼生趣留戀在這吃人的上海了！好了，我就此和你永別了吧！而你呢，我願你永遠永遠的不要記着我，我將像浮萍一樣漂泊到天涯海角去度着孤獨的生活，今生就此完了！……現在你去吧！去吧！」她這樣說着，全部神經都顛倒了，眼眶裏流着眼淚。

時間又到了夜半，少卿看見時辰鐘已經指着一點三

刻，他走近梅雲的眼前拍着她的肩膀：

「今天時間不早了，你好的睡吧！此刻我要回去了呢！」

「你去吧，我原希望你去啊！」

這天夜裏少卿和梅雲就這樣匆匆的告別，秋夜寒風來，街頭顯得異樣淒寂。

三天後，少卿又匆匆的趕到梅雲的寓次，已不見她的影蹤了，他便趕到老六房裏。

「六小姐，五小姐到何處去了？」

「五小姐嗎？他昨天獨個兒帶了一口箱子出去了，到何處去她也沒有說明呢！」

「有沒有關照出幾時回來呢？」

「沒有，她說是沒有一定的呢！」

「……」

「不過她有一封信留出，說是交給你的。」老六這樣說着後，便從抽屜裏取了一封信出來交給少卿。

少卿連忙把信接過，拆開來一看，上面寫着的是：

少卿先生：

我現在只能夠和起初同你相識時一樣稱你「先生」，因為我倘使照着我心裏所想的一樣稱呼你倒不是很唐突的嗎？

先生，我和你相識的辰光雖然不久，但在這短時期中你給我的印象，實在是我生命史上所永遠的不消永遠的不滅的了，我呢，前世也不知道作了什麼孽，偏偏會在這人山人海的上海認識了你，當時我看了你那種英俊的氣概，熱烈的行爲，誠摯的態度，溫柔的舉止和一切的一切在在都有一種魔力，吸引着我倒

向你懷裏來，而你呢，也居然會來可憐我同情我這個被人唾棄過的下賤女子，你曾經給我熱烈的安慰，和深切的同情，我真覺得對你說不出的感謝，因此我就鍾愛於你了。

然而不久，你對我說你家裏是已經有了夫人了，當時我聽了這個消息雖然心裏覺得異樣的痛楚和難受，然而我總是這樣達觀的想，愛是沒有什麼界限的，不論是已婚未婚都沒有關係的，世界上有夫婦關係的男女不是一定有愛情的。而有愛情的男女也不一定能夠成爲夫婦的。因此，我就這樣癡心夢想的愛你了。

如今，你因爲確實愛你的夫人，毅然決然把我回絕了，這，我當然是十分的諒解你的，不過我——以後的我的身世是更像浮萍一樣永遠得不到歸宿了。自然，今後的我是失去了知心的人的蔭護，我一切的希望像泡沫一樣的幻滅了，我底人生之幕也就可以在這美麗的期望的幻滅中拉攏了。先生，從此之後我是完了，我獨個兒在上海還有什麼生趣可值得留戀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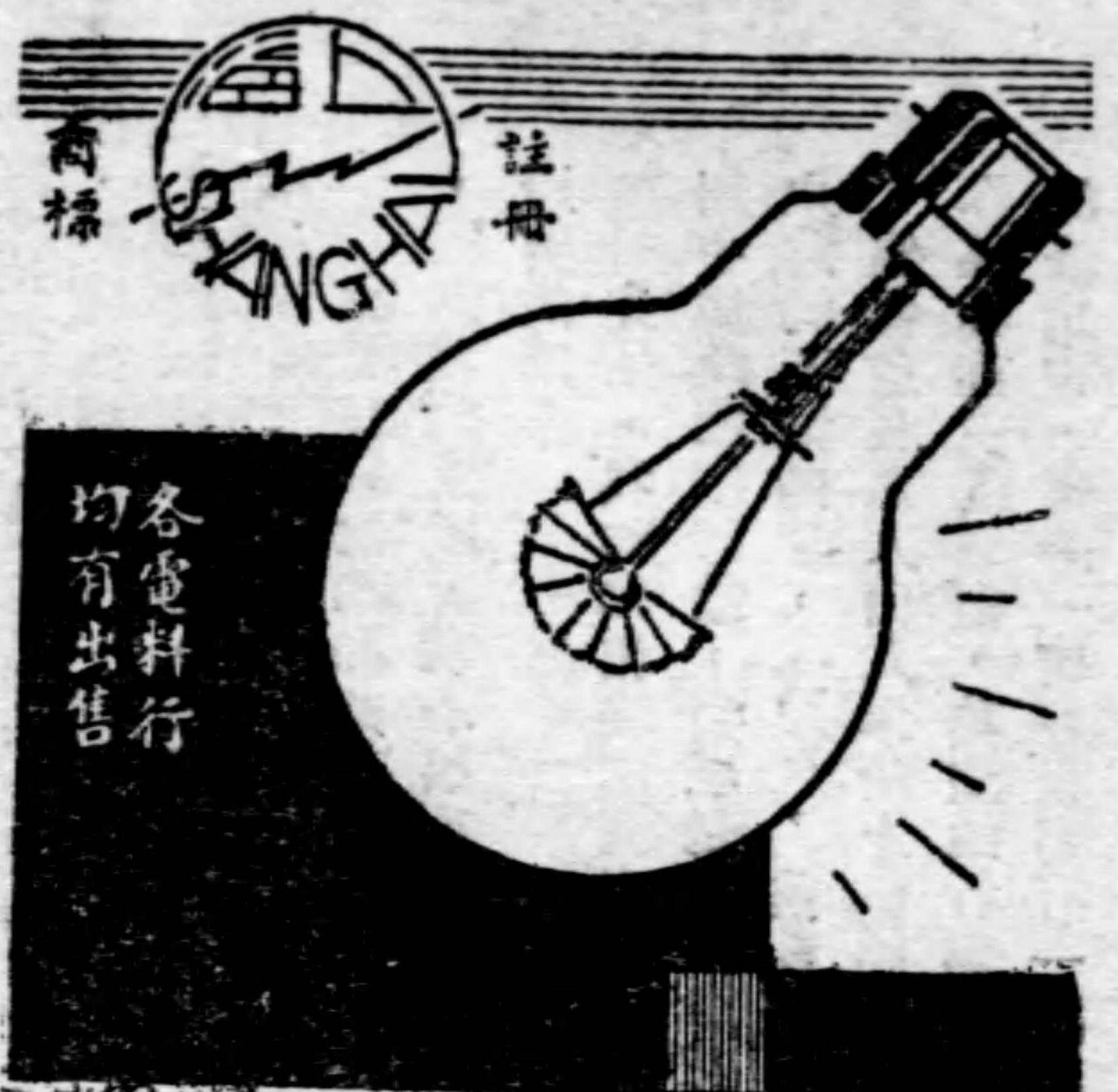
從今天起我是永永遠遠的和上海——也就是和你——離絕了，將漂泊天涯，還是海角，那是連我自己也不曉得！

先生，從此以後，就和你永別了！祝你

珍重！

徐梅雲筆上 中秋節前二天。

少卿讀了這封信，眼球裏滴着幾點同情淚，腦海裏立刻把「梅雲」兩字幻成一片萍，在汪洋大海裏無目的的飄着！（全篇完）



標準牌

完全國貨 上海燈泡

為國貨年之新出品

上海燈泡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事務所 大陸商場三三七號 電話九一六一三

製造廠上海海山路韜朋路口
電話五〇五二 報電掛號九三〇二

省電光足

中國實業銀行儲蓄部廣告

請入特別有獎儲蓄

▲無按月繳款之勞有三十二次得萬元獎金之機會

▲八年到期不論得過獎金若干一律還本付息

本儲蓄部自民國八年呈奉 財政部核准立案經營有獎儲蓄以來深蒙 各界予以信譽儲戶日增曷勝欣幸現在將特別有獎儲蓄一種更加改良所有獎金概從本儲蓄部方面提出不涉及儲款分毫以符真正有獎之主旨而答 儲款諸君惠顧之雅意此項儲蓄交款只須一次每戶存洋叁十元者為整號存洋三元者為零號整號零號多少聽便入儲每年開四次八年共開三十二次每次以一會論有大獎十五個其中特獎有一萬元八年到期不論得過大小獎若干次數一律除發還原本外並加給利息滿足四年以上亦可加息發還滿足一年以上並可以儲款證向本儲蓄部押款本屆秋季開獎準於九月底舉行欲閱詳章函索即寄倘蒙 惠顧毋任歡迎

總部博物院路三號一樓 分部上海南京路 南京路下白昇平橋 漢口歌生路 天津英租界領事道 青島中山路

支部上海北京路一三〇號
上海虹口北四川路

上海法租界公館馬路
上海南市黃浦灘路一號

(此外各省埠凡本分支行辦事處所在地一律均附設有支部)